

汉泰存现句及其变换式的对比分析

Kanlaya Khaowbanpaew¹

提要

本文运用句法、语义以及认知方面的理论对汉泰两种语言中的存现句按照表处所义的部分、动词部分、名词部分、存现句的变换句式等分别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出的总体认识是：泰语的时体标记“了”及数量词还没有像汉语那样发展成为一种有界化的语法手段，泰语存现句中谓语动词的有界化的程度不如汉语，因而对时体标记和数量词的强制性要求，不像汉语那么强烈。泰语变换式所包括的动词范围比汉语更为广泛。汉语存现句变换式“(有)NP+V+在+NPL”与泰语原有的“动词前置句”顺序相同。此外，通过考察汉语母语者与泰国学生存现句及其变换式的使用情况，发现泰国学生更习惯使用“有”字句和变换式。我们认为原因是：1. 受到了泰语“动词前置句”的影响。2. 泰语存现句包括的动词范围远小于汉语。3. 受泰语介词结构必居谓语之后的限制，处所词为起点或终点时，不宜使用存现句。

关键词：存现句、存在句、汉泰对比

引言

存现句是语言中的一种共性表达。在汉语中，存现句是一种

¹ 康丽妍,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在读博士

特殊句式，泰语也有相应的表示存在、出现和消失的表达形式，两种语言的存现句句法结构上基本对应，但其结构内部存在着一些差别，能进入该句式的动词也存在着不少异同之处。本文试图运用句法、语义以及认知方面的理论，对汉泰两种语言中的存现句按照表处所义的部分、动词部分、名词部分以及其相关变换式分别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对汉泰语言教学做出一点贡献。

1. 汉语和泰语存现句的结构和语义比较

汉语和泰语存现句首先在句法结构和语义上都表现出部分一致性。汉语中的存现句具有自己的特点，形式上由三个部分组成，句首是表示处所的词语，句中是动词结构，句末是表示所存在的人或事物的名词结构；意义上表示某地方存在、出现或消失某人或事物，是以处所为话题的一种句式。

在汉语中，确定存现句不仅要根据语义上的定义，更要根据存现句的结构特点。只有形式上和意义上都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的句子才能称之为存现句，否则不是。

意义上，表示存现义的句子，但不具备上述存现句的结构特点，不能算是存现句，例如：

(1) 老王在办公室里。²

例(1)是一般的动宾谓语句，而不是存现句。

² 本文的例句大部分来自宋玉柱的《现代汉语存在句》及吴钊耀的《现代汉语存现句》。

与存现句有变换关系的句子，但不具备上述存现句的结构特点，也不能算作存现句，例如：

(2) 有一盆紫罗兰在窗台上放着。

例(2)是个非主谓句的兼语句，而不是存现句。

按照上述汉语存现句范围的两个确定条件，泰语也有表示某处存在、出现或消失某事物的表达形式，其结构也像汉语一样，处所词作为话题置于句首，其顺序与汉语的存现句相同：处所词 + 动词结构 + 名词结构。例如：

(3) บนโต๊ะวางหนังสือไว้หนึ่งเล่ม

上 桌子 放 书 着 一 本

桌子上放着一本书。

(4) บนกระดานดำเขียนตัวหนังสือไว้สองสามตัว

上 黑板 写 字 着 几 个

黑板上写着几个字。

本文将汉泰两种语言中的存现句按照表处所义的部分、动词部分、名词部分分别进行了比较，并运用句法、语义以及认知方面的理论对其进行了分析。

2. 表处所义部分的比较

汉泰表所义部分同样都由处所词、方位结构或介词结构担当。汉语中一般名词表示类名，需要在后面加上方位词来处所化以后

才能充当存现句的处所主语。根据人们的认知，主语位置上一般都是已知信息，主语所指的事物都是“有定的”。一般的事物名词加上方位词使之成为定指的，这是一种有界化的语法手段。在这一点上泰语存现主语也跟汉语一样也要有界化。例如：汉语和泰语都可以说“桌子上放着一本书。”，但是都不能说“*桌子放着一本书。”³ 这是因为桌子是类名，不表示空间，它必须通过添加方位词的方法，使之有界化和空间化后才能出现在存现句中处所主语的位置上。

此外，一般处所词前面的介词“在”和方位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如果介词“在”只是起到了“定位”的作用，即表示“在此处所而不是别处”的意义，就可以省去，这样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否则，介词和方位词一起使用，会使表达显得不够简练，上述情形泰语与汉语完全相同。

泰语表达处所义时所用的内部顺序与汉语不同，汉语用名词加方位词表示，泰语则用介词加名词组成的介词结构表示。汉语中“名词+方位词”所体现出来的地点含义，其实就相当于泰语中的“介词+名词”所表现的地点含义。这是因为泰语将汉语所谓的方位词划归为介词，泰语介词如“里、外、上、下”等都要置于名词之前，比如汉语的表达形式是“房间里、桌子上”，泰语的表达形式则分别为“ในห้อง 里房间、บนโต๊ะ 上桌子。”汉语的其他介

³ 符号“*”表示不合语法。

词，如“从、在”等，泰语同样也划归为介词。

3. 动词部分的比较

3.1 动词类型的比较

汉语的动词，从其是否表示动作的角度，可分为动作动词和非动作动词。动作动词仍有两种用法：动态用法（表示动作）和静态用法（表示状态）。宋玉柱（2007）把可以进入存在句的动词分为以下几类：

3.1 非动作动词

3.1.1 实义动词，有两个：“有”和“是”。

3.1.2 状态动词，如“坐、躺、站”等。

3.2 动作动词

3.2.1 动作动词的静态用法，如“放、摆、贴、挂、写、画”等。

3.2.2 动作动词的动态用法，有两大类：一是位移类，一是非位移类。

位移类：其特点是能与趋向动词自由组合，如“走、跑、飞、飘、流”等。

非位移类：它不能与趋向动词组合，又可分为两小类：

摇动类：描写存在主体反复摆动或振动，如摇摆、晃动、回荡等。

扩散类：描写存在主体从某一个中心向各个方向扩散开来，这类动词仅能跟“出”、“起”组合，表示出现，如辐射、

弥漫、散发等。

在泰语中，只有实义动词“มี 有”、“คือ 是”和动作动词的静态用法能进入存现句。这些动词就是通常所说的及物动词。泰语存现句的动词通常为及物动词，动词和名词的语义关系必须是动作与受事。泰语的不及物动词则不能进入存现句。例如：

- (5) 桌子上放着一本书。

บนโต๊ะวางหนังสือเล่มหนึ่งไว้

上 桌子 放 书 本 一 着

- (6) 桌子上坐着一个人。

*บนโต๊ะนั่งอยู่คนคนหนึ่ง

上 桌子 坐 着 人 个 一

- (7) 家里来了一位客人。

*ที่บ้านมาแขกคนหนึ่ง

在 家 来 客人 位 一

例(5)中的“书”相对于“放”而言是典型的受事。例(6)中的“人”和例(7)中的“客人”分别相对“坐”和“来”来说是典型的主事(不及物动词的逻辑主语)，汉语存现句都将受事和主事置于句末(即宾语位置上)，目的是为了传递一个新信息。

泰语与汉语的情形不同，表示自身活动的不及物动词则不能进入存现句。因为泰语的主事不能位于动词之后，换言之，动作发出者只能置于谓语动词之前。当不及物动词表达存现义时，只

能进入存在句的变换式：处所词 + 有 + 名词结构 + 动词结构。

例如：

(8) บนโต๊ะมีคนคนหนึ่งนั่งอยู่

上 桌子 有 人 个 一 坐 着

桌子上有一个人坐着。

(9) ที่บ้านมีแขกมาคนหนึ่ง

*在 家 有 客人 来 一 位

有一位客人到家里来了。

总之，相比泰语存现句来说，汉语存现句中包括的动词范围较广。因为汉语的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都可以进入存现句。汉语存现句将受事和主事作了同样的处理。在泰语中，能进入存现句的动词只有及物动词，因为泰语将受事和主事分开处理。汉语和泰语在处理受事和主事上采取了不同的办法，由此造成了汉语存现句中包括的动词范围远不及汉语的存现句。

3.2 动词结构中的“着”和“了”

现代汉语存现句中的动词结构主要由动词和“着”和“了”构成。助词“着”和“了”在存在句中表达不同的体意义，它们与不同动词类型构成的存现句，在语法意义上也有所不同，具体情况如下：

3.2.1 “着”字句

3.2.1.1 由具有“附着”特点的状态动词和动作动词的静态用法与“着”构成的动词结构，表示动作完成后，状态的延续。

3.2.1.2 由具有“持续性”特点的动作动词的动态用法与“着”构成的动词结构，表示进行或持续的动作。

3.2.2 “了”字句

3.2.2.1 由状态动词和动作动词的静态用法与“了”构成的动词结构，表示状态的持续。这时，“了”与“着”可以互换，意思基本相同。例如：

(10) 门口坐了一个人。

门口坐着一个人。

宋玉柱（2007）指出动词后面的“着”换成“了”之后，它着眼于情况变化的叙述，而“着”字句则着眼于眼前状态的描写。

3.2.2.2 由动作动词的动态用法与“了”组成的动词结构，表示动作完成的意义，句中的“了”不能换成“着”。有以下几种情况：1) 动词结构包含表已然的时间状语 2) 宾语为结果宾语 3) 表示出现或消失的意思以及由动作动词的动态用法与趋向补语构成的动词结构。

泰语中，与助词“着”相应的词语是“อยู่”和“ไว้”。泰语存现句中，状态动词和动作动词的静态用法表示静止状态时，使用“อยู่”或“ไว้”意思一样。泰语的“อยู่”或“ไว้”与汉语的“着”在句中的位置不同，它置于及物动词的宾语之后，例如：

(11) 黑板上写着几个字。

บนกระดานเขียนตัวหนังสืออยู่/ไว้สองสามตัว

上 黑板 写 字 着 几 个。

自身活动的不及物动词，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时，只能用“อยู่”，不能用“ไว้”例如：

(12) 大路上走着几个青年人。

บนถนนมีวัยรุ่นเดินอยู่สองสามคน

*บนถนนมีวัยรุ่นเดินไว้สองสามคน

泰语中，与助词“了”相应的词语是“แล้ว”，表示情况的变化和完成义。泰语存在句中的“แล้ว”大多数情况可以省略，意思不变。例如：

(13) 屋外搭了一个棚。

ข้างนอกห้องกางเต็นท์หลังหนึ่ง

外 屋 搭 棚 个 一

(14) 院子里栽了很多花。

ในสวนปลูกดอกไม้มากมาย

里 院子 栽 花 很多

(15) 店堂内设置了长长的售菜柜台。

ในโรงของร้านจัดแผงขายผักเป็นแนวยาว

内 店堂 设置 售菜柜台 长长的

汉语例句中必须加上时体标记“了”，句子才能成立。泰语例句中的谓语动词则不需要添加“了”，就可以独立成句。这是因为汉语的“了”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一种必要的完句条件。按照沈家煊

(1995)“有界、无界”的理论,当动词结构后面的名词结构为表示结果宾语时,动词不但有一个起始点,还有一个内在的自然终止点,是有界的,这时要在动词后加上“了”使动词变成含有完结意义的有界的动作,这已成为一种必要的完句条件。泰语的“แล้ว(了)”还没有像汉语那样发展成为一种语法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泰语句子谓语动词有界化的程度不如汉语,因而对时体标记的强制性要求,不像汉语那么强烈。

泰语存现句中动词带结果补语“满”时,还可以用“อยู่、ไว้(着)”。泰语结果“满”和助词“อยู่、ไว้(着)”没有互相排斥,这时“อยู่、ไว้(着)”表示静止状态,而不是作正在进行。例如:

(16) 墙上挂满了各种锦旗。

บนผนังแขวนธงผ้าต่างๆ อยู่เต็มไปหมด

上 墙 挂 锦旗 各种 着 满

(17) 屋子里到处都堆满了粮食。

ภายในห้องวางกองธัญญาหารอยู่เต็มไปหมดทุกหนทุกแห่ง

里 屋子 堆 粮食 着 满 到处。

(18) 空地上挤挤挨挨地摆满各色花草。

ตรงพื้นที่ว่างจัดวางดอกไม้ใบหญ้าอยู่แน่นเต็มไปหมด

里 空地 摆 各色花草 着 满 挤挤挨挨。

4. 名词部分的比较

前面已经分析过汉语将及物动词的受事和不及物动词的主事作同样的处理，汉语的存现宾语可以是动作的发出者，包括人。但是在泰语中，动作的发出者或者施事不能置于宾语的位置，因此泰语存现句的宾语一般都是事物，很少是人。

朱德熙（1982）认为存现句的宾语是无定的，陈平（1987）⁴也认为存现宾语具有强烈的不定指倾向。根据吴卸耀（2006）有关存现宾语的使用频率统计结果，存现句中的名词结构的构成方式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数量名结构，约占总数的 45%。他的研究还证明了存现宾语具有不定指的倾向。同时，这并不排斥有些存现句中的名词是定指性的。

在汉语中，存现宾语出现在动词的后面，而一般表示不定指的人或物，因此它的语用功能主要是描写场景、外貌介绍、传递当人或物第一次出现时从已知到未知的过程，即从“已知信息”到“未知信息”。在篇章中的存现宾语具有强烈的启后性，在下文中都得到回指。

泰语存现宾语如果是数量名结构，其语用功能与汉语相同，即是传递一个新信息，其启后性也比较强。例如：

(19) ที่ชั้นล่างข้างๆ ต้นไม้มีรถจักรยานจอดอยู่คันหนึ่ง รถคันนี้จอดอยู่ที่นั่นนานแล้ว ในรถมีคนสูบบุหรี่อยู่ มีแสงไฟจากบุหรี่แดงอยู่ตลอด

⁴ 转引自吴卸耀（2006）。

楼下树旁停着一辆北京吉普，这辆车在这儿停了很久了，车里有人吸烟，时而亮起一颗红红的烟头。

上面一段的第一句话由存现宾语引出一个新信息以后，在下文进一步就此对象进行了描述。

根据陆俭明（1988）的研究，数量词对汉语语法结构起到了制约的作用，某些句法组合没有数量词就不能成立或是不自由的。泰语存现句的宾语名词则不受数量词的制约，光杆名词可以独立充当存现宾语。下面以事件名词在存现句的表现为例。

(20) 尼泊尔西北部发生一起爆炸事件。

เกิดเหตุระเบิดขึ้นทางตะวันตกเฉียงเหนือของเนปาล

西北部 的 尼泊尔 发生 爆炸事件

(21) 该监狱内又发生了一场大事。

ในเรือนจำแห่งนั้นเกิดเรื่องใหญ่ขึ้นอีกแล้ว

内 监狱 该 发生 大事 又

(22) 在朝鲜半岛的上空爆发了一次空战。

เกิดสงครามทางอากาศขึ้นบนน่านฟ้าคาบสมุทรเกาหลี

上 空 朝鲜半岛 爆发 空战

汉语例句中的宾语名词带上了动量词，但是在泰语中，当数量为“一”的时候，数量词往往可以不用。泰语存现宾语不需要添加“数量词”等其他成分就可单独成句。

现代汉语中的数量词是充当使谓语动词和名词有界化的有界

性成分。汉语数量词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一种必要的完句条件。这是汉语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条强制性句法手段。泰语的数量词还没有像汉语那样发展成为一种语法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泰语句子谓语动词有界化的程度不如汉语，因而对数量词的强制性要求，不像汉语那么强烈。

5. 存现句的变换式

根据宋玉柱（2007），汉语存现句根据存在句和隐现句的类别分为不同的变换式。

5.1 存在句的变换形式

存在句的变换形式有三种：

b (有)NP + V + 在 + NPL

c (有)NP 在 + NPL + V + 着

d NPL + 有 + NP + V + 着

NP 表示存在主体（人或事物），NPL 表示事物存在的地方，V 表示事物存在的方式

汉语和泰语中，能进入上述各种变换式的动词有所不同。以下将对汉语和泰语的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及物和不及物两用动词在存在句的变换式进行比较由于泰语介词结构只能置于动词之后，在泰语中，c 句式是不存在的，因此下面的比较不包括 c 句式。

不及物动词在 b 和 d 变换式中的反应:

b (23) (有) 一个人躺在床上。

มีคนคนหนึ่งนอนอยู่บนเตียง

有 人 个 一 躺 在 上 床

d (24) 床上有一个人躺着。

บนเตียงมีคนคนหนึ่งนอนอยู่

上 床 有 人 个 一 躺 着

及物和不及物两用的动词在 b 和 d 变换式中的反应:

b (25) (有) 一幅画挂在墙上。

มีภาพภาพหนึ่งแขวนอยู่บนผนัง

有 画 幅 一 挂 在 上 墙

d (26) *墙上有一幅画挂着。

บนผนังมีภาพภาพหนึ่งแขวนอยู่

上 墙 有 画 幅 一 挂 着

及物动词在 b 和 d 变换式中的反应:

b (27) (有) 两个字写在墙上。

มีอักษรสองตัวเขียนอยู่บนผนัง

有 字 两 个 写 在 上 墙

d (28) *墙上有一个字写着。

บนผนังมีอักษรสองตัวเขียนอยู่

上 墙 有 字 两 个 写 着

汉语不及物动词可以进入上述三种句式，及物和不及物两用的动词能进入 b 和 c 句式，及物动词只能进入 b 句式。泰语不及物动词、及物和不及物两用和及物动词同样都能进入 b 和 d 句式，不能进入 c 句式。由此可见，比起汉语存在句的变换式，泰语变换式 b 和 d 所包括的动词范围更为广泛。在泰语的各种变换式中，动词“有”是表达存现概念的不可缺少的成分。

下面将进一步对汉泰语中 b 和 d 句式进行分析比较。

5.1.1 b 句式

汉语的 b 句式与泰语原有的“动词前置句(ประโยคกริยา)”的顺序非常相似。泰语的“动词前置句”表示某人或事物的存在、出现或消失的意义，也是表示存现义的一种句式。不过在泰语中，能够出现在（有）的位置，除了“มี（有）”以外，还有 เกิด（发生）和 ปรากฏ（出现）”这两个动词，而且这三个动词被视为句中的主要动词，是不可省略的。汉语 b 句式中的“有”则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其后面还有一个主要的动词。汉语 b 句式中的动词，在泰语中的相应句式则成为不需要的部分。泰语“动词前置句”的主要功能是突出事件的存在、发生和出现，句中如果出现处所词就必须把它放在“มี（有）、เกิด（发生）、ปรากฏ（出现）”等动词的宾语之后。“动词前置句”中的处所词前面必须加上介词“在”等介词或方位词，决不能省略，但介词和方位词之间可以仅选择使用其中的一个。以下是泰语“动词前置句”的例子：

(29) มีโรคติดต่อขึ้นที่นี่

有 传染病 在 这里

这里爆发了传染病。

(30) เกิดดีกันขึ้นในโรงเรียน

发生 殴打 事件 里 学校

学校发生了殴打事件。

(31) ปรากฏการณ์โกงขึ้นที่นั่น

出现 贪污事件 在 那里

那里出现了贪污事件。

5.1.2 d 句式

汉语 d 句式中的动词“有”是不可省略的，泰语相应的句式中情形也相同。“有”后面的两个成分的顺序与 b 句式颠倒，即名词结构置于动词结构的前面。以下例句是汉语中 d 句式和泰语对应的句子：

(32) 床上有一个人躺着。

บนเตียงมีคนคนหนึ่งนอนอยู่

上 床 有 人 个 一 躺 着

在汉语中，只有由“坐、躺、站”等表示状态的不及物动词构成的存现句，才能够变换为 d 句式。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泰语中没有这种限制。泰语中，动作动词的静态用法，如“放、摆、贴、挂、写、画”等也可以进入 d 句式，例如：

(33) *桌子上有一本书放着。

บนโต๊ะมีหนังสือเล่มหนึ่งวางอยู่

上 桌子 有 书 本 一 放 着

(34) *墙上有两个字写着。

บนผนังมีอักษรสองตัวเขียนไว้

上 墙 有 字 两 个 写 着

5.2 隐现句的变换式

根据宋玉柱 (2007), 汉语隐现句可根据句中的动词代表的动作有无移动性, 其变换式可分为两大类:

5.2.1 如果动作没有移动性, 可以加介词“在”进行变换:

a 在 + NPL + V + (补语) + 了 + NP / (NNP) ^⑤

b NP + 在 + NPL + V + 了

c NP + V + 在 + NPL + 了

d 有 + NNP + 在 + NPL + V + (补语) + 了

e 有 + NNP + V + 在 + NPL + 了

5.2.2 如果动作有移动性, 可根据处所部分是动作起点还是终点, 分成两种情形:

5.2.2.1 处所部分是动作起点的, 句首可加“从”进行变换。

f 从 + NPL + V + (补语) + 了 + NP / NNP

g NP + 从 + NPL + V + (补语) + 了

⁵ NNP 是本文对数量名结构的简称。

h 有 + NNP + 从 + NPL + V + (补语) + 了

5.2.2.2 处所部分是动作终点的, 句首可加“到”进行变换。

i NP + 到 + NPL + V + 了

j 有 + NNP + 到 + NPL + V + 了

k NP + V + (趋向补语) + 了 + NPL

l 有 + NNP + V + (趋向补语) + 了 + NPL

在泰语中, 由于介词结构只能放在谓语的后面, 因此变换式中介词结构居句首或谓语前面的句式, 均不能成立。此外, 补语在宾语名词之前的情况, 在泰语中, 是不存在的。下面仅举汉语和泰语对应的句式。

(35) a 在瓶子里出现了(白色)气泡。

ในขวดปรากฏฟองอากาศสีขาวขึ้น

(36) c (白色)气泡出现在瓶子里了。

ฟองอากาศสีขาวปรากฏขึ้นในขวด

(37) e 有一片灰色云雾出现在海天之交了。

มีเมฆหมอกสีเทาแถบหนึ่งปรากฏขึ้นระหว่างริมทะเลและขอบฟ้า

(38) k 他的形象闯进了她的视野中。

ภาพของเขาโผล่เข้ามาในสายตาของเธอ

(39) l 有一个念头突然跳进我的脑子里。

มีความคิดหนึ่งแวบเข้ามาในสมองของฉันในทันที

泰语存现句有一种常用的变换式，但这种句式汉语是没有的：

NPL + 有 + NP + V + 趋向补语。例如：

(40) ในห้องมีหนูตัวหนึ่งวิ่งเข้ามา

*里 房间 有 老鼠 一 只 跑 进 来。

例(40) 汉语中的变换式应该是：有 + NNP + 趋向补语 1 + NPL + (趋向补语 2) (了)。例(40) 应改为“有一只老鼠跑进房间里来了。” 这里的趋向补语是复合趋向补语，处所词要放在复合趋向补语的两个词素之间。

6. 汉语母语者与泰国学生存现句及其变换式的使用情况

为了考察泰国学生和汉语母语者在表达某处存在、出现或消失某事物时的语言使用习惯的异同，本文还对泰国学生和汉语母语者使用表达存现义句子的情况，让这两组人描写同样的场景。

我们从十名汉语母语者收集到 105 句，其中存现句 34 句，占总数的 32.38%；“有”字句 25 句，占 23.8%；“是”字句 10 句，占 10.5%；变换式 33 句，占 31.4%。从十名泰国学生收集到 117 句，其中存现句 32 句，占总数 27.35%；“有”字句 42 句，占 35.89%；“是”字句 3 句，占 2.58%；变换式 40 句，占 34.1%。

调查结果表明，泰国学生使用存现句的频率低于汉语母语者约 5%，他们使用的最多则是“有”字句，使用频率高于汉语母语者 12%。他们使用变换式略高于汉语母语者约 3%。可见，虽然泰语也

跟汉语一样具有表达存在、出现或消失的特殊句式，即将处所词作为话题，放在句首的句式，但是他们大部分却更习惯使用“有”字句和存现句的变换式。我们认为造成该现象有以下几种原因。

6.1 泰国学生受到了泰语“动词前置句”的影响。

动词“有”是汉泰两种语言同样共有的最基本的表达存在的概念。它比其他动词学得早，当然学生会先入为主，优先使用它。此外，“有”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进入泰语“动词前置句”的动词，“动词前置句”是泰国人表达存在、出现或消失的最基本且最常用的句式，其顺序与汉语变换式基本相同。泰国学生使用变换式频率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比较乐意使用与自己母语相同的表达形式。

6.2 泰语存现句包括的动词范围远小于汉语。

泰语中能够进入存现句的动词仅限于及物动词，因此存现句中在汉语母语者使用自身活动的不及物动词时，泰国学生因受母语影响，而往往使用变换式或“有”字句。例如：

(41) a 房间里站着一位穿白色毛衣的女人。

b 在豪华客厅里有一个女孩。

(42) a 里面睡着可爱的波斯猫。

b 篮子里有一只小猫。

(43) a 地铁站里开过来一辆地铁。

b 地铁从那边开了过来。

例(41) - (43) a 是汉语母语者使用的句子，b 是泰国学生

使用的句子。

6.3 泰语受介词结构必居谓语之后的限制,处所词为起点或终点时,不宜使用存现句。

存现句的处所词必须置于句首,汉语存现句处所词为起点或终点都可以置于句首,但泰语则不行。在泰语中,如果处所词为起点或终点一般要与介词构成介词结构并放在谓语之后。受母语介词结构位置的影响,泰国学生不习惯将处所词置于句首,而更多地倾向于将存现物置于句首,即使用变换式。例如:

存现句

变换式

(44) 楼上走下来了一个人。 有一个人从楼上走下来了。

(45) 从外面跑进来了一个人。 有一个人从外面跑进屋里。

(46) 桥上跳下来了三个人。 三个人从桥上跳下水里。

例(44) - (46) 泰国学生更多地使用了变换式。

7. 结语

汉语存现句,在泰语中也有相应的句式,其组成部分及结构顺序基本相同。通过汉泰存现句及其变换式的三个组成部分:表处所义部分、动词部分以及名词部分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

表处所义部分:汉泰表处所义部分同样都由处所词、方位结构或介词结构担当。但是泰语跟汉语存现句的内部顺序有所不同。由于泰语将汉语所谓的方位词划归为介词,因此其位置是在名词

之前。

动词部分：相比泰语存现句来说，汉语存现句中包括的动词范围更为广泛。因为汉语的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都可以进入存现句。汉语存现句将受事和主事作了同样的处理。在泰语中，能进入存现句的动词只有及物动词，因为泰语将受事和主事分开处理。汉语和泰语在处理受事和主事上采取了不同的办法，由此造成了汉语存现句中包括的动词范围远不及汉语的存现句。

汉语存现句动词结构中的“着”和“了”，在泰语中也有相应的词语，但其使用情况有些差别。泰语中，与助词“着”相应的词语是“อยู่”和“ไว้”。泰语存现句中，状态动词和动作动词的静态用法，表示静止状态，使用“อยู่”或“ไว้”意思是一样的。谓语为不及物动词，宾语为自身活动的人或物的存现句，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只能用“อยู่”。泰语存现句中动词带结果补语“满”时，还可以用助词“อยู่、ไว้”（着）。泰语结果“满”和“อยู่、ไว้”（着）没有像汉语的“满”和“着”那样互相排斥，这时“อยู่、ไว้”（着）表示静止状态。泰语中，与助词“了”相应的词语是“แล้ว”，表示情况的变化和完成意义。句中的体标记“แล้ว”（了）大多数情况可以省略，意思不变，这与汉语的情形不同，因此我们认为泰语的“แล้ว”（了）还没有像汉语那样发展成为一种有界化的语法手段，因此泰语对“แล้ว（了）”的强制性要求，不像汉语那么强烈。

名词部分：泰语将受事和主事分开处理，所以能进入存现句

的动词仅限于及物动词，泰语存现宾语不能是动作的发出者。汉语存现宾语大多为数量名结构，数量词对汉语存现句语法结构起到了制约的作用，没有数量词，句子就不能成立或是不自由的。但是，泰语存现宾语不需要添加“数量词”等其他成分就可单独成句。因此我们认为泰语存现句中名词的有界化的程度不如汉语，因而对数量词的强制性要求，不像汉语那么强烈。泰语存现宾语如果是数量名结构，其语用功能与汉语相同，即是传递一个新信息，其启后性也比较强。

汉泰存现句变换式的比较：汉语存在句变换式“(有)NP + V + 在 + NPL”与泰语原有的“动词前置句”顺序相同。比起汉语存在句的变换式，泰语变换式所包括的动词范围更为广泛。在泰语的各种变换式中，动词“有”是表达存现概念的不可缺少的成分。

通过对汉语母语者与泰国学生存现句及其变换式的使用情况的调查，我们发现：比起汉语母语者，泰国学生更习惯使用“有”字句和存现句的变换式。我们认为原因是：1. 受到了泰语“动词前置句”的影响。2. 泰语存现句包括的动词范围远小于汉语。3. 泰语受介词结构必居谓语之后的限制，处所词为起点或终点时，不宜使用存现句。

参考文献：

戴庆厦. 2006. “语法比较的几点思考”，《语言与翻译(汉文)》，

第1期: 3-6.

董成如. 2010. “也谈存现句中‘着’和‘了’的差异”,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第3期: 7-12.

何雪莲. 2010. “对外汉语教学中存现句的讲解与练习”, 《职业教育研究》, 第6期: 142-143.

何贞慧, 朱乐红. 2010. “汉语存现句的界定分类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 《辽宁科技大学学报》, 第4期: 422-426.

黄伯荣、廖序东. 2002. 《现代汉语》.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兰东、杨晓霞. 2010. 存现句概说”, 《现代语文》, 第9期: 30-31.

李挺. 2009. “汉语存现句的认知特征分析”, 《学术交流》, 第10期: 155-158.

林可、汪人文. 1988. “存在句研究综述”, 《广西大学学报》, 第4期: 75-79.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齐春红、王冬梅. 2009. “汉语‘有’字句与泰语‘มี’字句的对比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第5期.

宋玉柱. 2007. 《现代汉语存在句》. 北京: 语文出版社.

苏丹洁. 2010. “试析‘构式—语块’教学法——以存现句教学实验为例”, 《汉语学习》, 第2期: 83-90.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无界’”, 《中国语文》, 第5期: 367-380.

万凯艳. 2010. 汉英存现句结构的对比分析”, 《现代语文》, 第1期:

111-113.

吴卸耀. 2006. 《现代汉语存现句》. 上海: 学林出版社.

许余龙. 2001. 《对比语言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杨秋梅. 2008. “汉英存现句从结构上的异同比较”, 《安徽文学》,
第 4 期: 104-106.

易朝晖. 2003. “泰汉连动结构比较研究”,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
报》, 第 3 期: 38-41.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Uppkitsilpasan, Praya. 2002. *Thai Grammar*. Bangkok:
Thai Watthanaphanich Publishing.

Wichin Phanuphong. 2000. *Thai language structure –
Grammar system*. Bangkok: Ramkhamhae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ABSTRACT

The comparison of presentative sentence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and Thai

Kanlaya Khaowbanpaew

In this paper, syntactic, semantic, and cognitive theories are use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Chinese and Thai presentative sentences, with respect to their transformations of three basic components: location or space, verb predicate, and noun predicat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is reached: in transformations of presentative Thai sentences, there is a much greater scope of verb choice and usage. The word order of the transformative structure, “(有)NP + V + 在 + NPL” in Chinese is the same as the Thai sentences with the verb placement in front.

In Thai, the time marker “แล้ว”, measure words, and numeral quantifiers have not develop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Chinese bounded markers which are all grammatically

required in presentative sentences. The usage of bounded markers in Thai presentative sentences are optional, and are not required to the same degree in Chinese presentative sentences. In addition, by examining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and Thai learners of Chinese, and their usa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presentative sentences, we found that Thai students are more accustomed to using “有” in presentative sentence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 Our explanations are: 1) In certain Thai sentences, “有” is the verb which is plac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 2) the scope of verb usage in Thai presentative sentences are much less than in Chinese, 3) in Thai, prepositions are grammatically placed after the verb predicate, with the location modifier indicating the point of departure or arrival placed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Therefore, Thai is not amenable to forming presentative sentences.

Keywords: *presentative sentence, existential sentence, Chinese Thai contrastive study*